



# 法方作工習學寧列向

著 姬卡斯普魯克  
版 出 店 書 華 新 中 華

# 法方作工習學甯列向

著原極卡斯普魯克

版出店書華新中華

---

月四年九四九一

---

## 向列寧學習工作方法

原著 克魯普斯卡婭  
出版 華中新華書店  
印刷 翰齋印刷廠  
發行 華中新華書店  
及各地分支店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通版 一——八〇〇〇

# 序言

列甯於四十年前，一八九四年，在其祕書出版的第一冊口者——「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書中，對那些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而是當作行動指南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應沿何種軌道進行工作的問題有過極大的注意。依里奇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內引了卜克內西的話，說馬克思主義者應孜孜不倦地研究、宣傳和組織：「而當社會主義者底任務是歸結於變成爲無產階級底思想領導者，領導無產階級進行實在鬥爭，以反對那些橫有該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底實在道路上的實在真正敵人的時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條件下，理論工作和實際工作就溶合爲一個工作，這個工作會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底老戰士李卜克內西很中肯地估計爲如下三字：Studieren, Propagandieren, Cransieren（研究，宣傳，組織）。除非有上述理論工作，就不能成爲思想領導者，同樣，除非按事業需要來進行這個工作，除非在工人中間宣傳這個理論底結果並幫助他們組織起來，也一轉不可成爲思想領導者」——「列甯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一九二頁）。

依里奇把馬、恩底同胞，並在他們領導下工作的這位德國老共產主義者的這一指示，作爲自己全部革命活動底基礎。「列甯全集」就使我們有可能去考查列甯在上述每一領域內所做過的巨大工作，研究他的工作方法，考究這些方法的效用性。每個黨員，每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每個

蘇維埃工作人員，不管他是在那一領域工作，都須得詳細地來研究列甯的工作方法；這一研究就會武裝他，幫助他提高自己的工作質量，提高他在其中工作的那一組織底工作質量。

列甯工作方法上的遺產，還沒有澈底加以研究。在這方面作得最多的是斯大林同志，他在關於「列甯主義底基礎問題」的演講內，闡明了列甯工作方法底實質。某些與列甯一塊工作過和學習過列甯工作方法的同志，他們在其回憶中提供了燦爛說明列甯工作方法的許多細節，使我們能從中汲取很多的知識。自然，回憶列甯時，他們是不能不講到列甯的工作的。每個人都各按其黨的和生活的經驗，按其工作性質和個性來回憶了在依里奇工作風度中的細微特徵。總括地說來，這些回憶對闡明列甯如何工作的問題，曾給了極多的材料。就拿彼得沃義斯基、克爾什熱諾夫斯基、盧那察爾斯基、葉墨爾、楊諾夫等同志的回憶來說吧，其中每個回憶都提供了極多的材料。

我們研究列甯底工作方法，就能更好的來瞭解列甯及其工作底規模，我們就學習更好的來瞭解工人階級及其黨所經歷的道路，就能更好的來瞭解誰在我們面前的任務。

列甯在其工作中始終是以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為指南的：他在觀察現象時是從現象的全部總和來觀察的，所以他的研究一種問題是把這問題與宣傳和鼓勵問題；即把獲得的知識轉交羣衆；即與組織問題緊相錯綜着的。理論與實踐的這種聯繫是向着一定的軌道發展，而研究現象的事實就使這一研究成爲特別有生氣的，它不僅改變了全部宣傳工作和鼓勵工作的範圍，而且也改變了全部宣傳工作和鼓勵工作的性質。

極仔細地去考察列甯在其活動底各個不同階段上之科學、宣傳、鼓勵和組織諸工作間的相互聯繫，考察這個相互聯繫如何成爲日益深刻的和活生生的，這點對我們是很重要的。

列甯用科學方法加以研究的種種問題的迫切性，對每一問題之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深刻分析

問題，對工作之科學的誠實性和精密性，把理論與實踐緊密聯繫起來，把理論與勞動羣衆日常鬥爭緊密聯繫起來，以生活和實踐來檢查理論——這是列甯之爲科學工作人員底特徵。

深刻瞭解工人羣衆和農民，善於把握住當時使他們奮激的問題，由於有這種瞭解而善於接近羣衆，引起他們注意，使他們悅服，吸引他們積極參加鬥爭——這是列甯之爲宣傳者和鼓動者底特徵。把理論與宣傳工作緊密聯繫起來，對造謠惑衆者的憎惡，與庸俗化作鬥爭，善於通俗地解釋各種最困難的問題，說明問題的實質，並指出應如何把理論應用於實際，最深刻的信心，所有這些我們都可在宣傳者和鼓動者的列甯那裏去找到。

研究國際工人運動面前的任務，研究該時代底具體條件和革命動力，研究自己國家發展底具體條件，研究每一民族，每一階層底利益，研究每一階層底生活、工作和自覺底條件，明白地瞭解爲達到所提出的目的，目前須得作什麼和怎樣去作，知道人物，這就使列甯成爲工人階級鬥爭底組織者，黨底組織者，工人階級勝利底組織者，蘇維埃政權底組織者，社會主義建設底組織者。

爲要研究列甯活動的各方面，還需得做一番集體的巨大科學工作。

本集是近十年來寫作的一些文章的彙集，目的是在於闡明列甯活動的各方面。這不過是尙待完成的工作的極小部份。

納·克魯普斯卡婭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 目次

## 序言

列甯的科學工作方法問題.....	一
列甯是怎樣研究馬克思著作的.....	六
列甯是個宣傳家和鼓動家.....	二一
列甯是黨刊物底編輯者和組織者.....	二九一六〇
(一) 公開刊物和秘密刊物.....	三九
(二) 只有原則上和諧一致與切實工作的編輯部才能把報紙工作 提到應有的高度.....	四九
(三) 編輯者列甯底工作.....	五〇
(四) 列甯與『真理報』.....	六〇
工人刊物底組織作用.....	六八
列甯論善於寫工農羣衆讀物的技能.....	七八
怎樣來寫羣衆讀的黨的書籍.....	八三
在全蘇聯工農通訊員會議上的報告.....	八七

羣衆監督與工人通訊員	九〇
我們要向依里奇學習	九三
培養列甯主義者（在蘇俄列甯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辭）	九六
如何研究列甯主義	一〇〇—一〇四
（一）要教人瞭解列甯主義的實質	一〇〇
（二）必須認真地來研究馬克思主義	一〇一
（三）研究列甯主義應從何着手呢？	一〇一
（四）要估計到需求	一〇二
（五）要在具體情況中來觀察現象	一〇三
（六）要仔細地研究現實	一〇四



# 列寧的科學工作方法問題

列寧不管做什麼工作，他都是極仔細地來做。他親自做過很多的準備工作。他對某種工作愈認為重要，他就愈加深入到這工作的各種細節中去。

列寧一方面看到，九十年代末在俄國組織經常出版的祕密報紙是多麼困難的事，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闡明一切事變，闡明俄國現實生活底一切事實，闡明已開始日益發展的工人運動的全俄報紙，在組織和宣傳方面都有巨大的意義，所以他選好一批同志後，就決定出國，在那裏出版這樣的報紙。「火星報」就是他所思索出來和組織起來的。每期都經過了精心的推敲。每句話都再三地思維過。弗拉基米爾·依里奇親自作過整個報紙的校對工作，這就是最標本的一個細節。他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校對無人（我很快就學會了這種工作），而是因為他關心工作，害怕弄出甚麼錯誤來。首先他親自校閱一遍，然後交給我，以後他又親自審查一遍。

對一切工作都是如此。他對地方自治局統計材料的研究及整理作過很多的工作。在他筆記簿裏仔細地寫了很多的統計表。當涉及有巨大意義和巨大比重的數字時，他連已公佈的數字表的總計也加以檢查。仔細地檢查每一事實，每一數字，是他始終用的方法。他的結論都是根據事實來作的。

每個結論都以事實為根據的意向，在其早年著作：「論罰款」，「新罷工」，「論工廠法」

等宣傳小冊子中，表現得最爲明顯了。他一點也不相強工人，他總是以事實來作證明。有人以爲，這些小冊子未免過於冗長。但工人們却以爲這些小冊子特別具有說服能力。列甯在獄中寫的基本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包含有巨量的實際材料。在列甯的生活中對馬克思『資本論』的閱讀竟起了巨大的作用，他記得，馬克思自己的結論是基於何等大量的實際材料。

列甯並不靠自己的記憶，雖然他的記憶是很好的。他從不憑記憶『大致不差地』來敘述事實，他敘述事實是極確切的。他閱讀了極多的材料（他讀書，也像他寫作一樣，都是很快的），想要記着的地方，他都寫上了筆記。在他的筆記簿上保存有很多的摘錄。有次，他翻閱我寫的那本名爲『怎樣組織自修工作』的小冊子說，我以爲只須記錄最必需的材料的意思是不正確的，他有另一種經驗。所記錄的東西，後來他都反覆地閱讀過，這從他所標記的那些符號和着重號等中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書是他自己的，他就只限於打着重號，做頁邊評註，在封面上就只記下頁數，看標記地方之重要程度，以畫一條綫或幾條綫來着重它，他也反覆地閱讀自己的文章，也在它上面加些評註，如遇到有引起什麼新思想的地方，他也打出着重號來，並在封面上記下其頁數。依里奇就是這樣的來組織自己的記憶的。他常清楚地記得，他說過什麼，在什麼情形下，並是同誰爭論時說的。在他的著作、演講和文章中，我們很少看到重複的地方。誠然，我們在多年當中，在依里奇的文章和講演裏，也會遇到同樣的基本思想。所以在他的言論中烙得有某種特別完整和特別穩固的印跡，然而我們所看到的並不是簡單地重複他先前所講的東西。而是針對着新的條件，在另一具體情況來應用同樣的基本思想，從新的方面來闡明問題。我記得與依里奇有一次談話。當時他已在病中了。我們談到了剛出版的幾卷『列甯全集』，談到「在各卷中怎樣反映了俄國革命經驗，使外國同志領會這個經驗是多麼重要的一回事；談到要利用自己出版的各卷來指出基本的

中心思想，如何必不可免地應隨具體歷史環境的變更而作各種不同的解釋。依里奇囑我去找個能執行這一工作的同志。

然而，這件事情直到現在還沒有作。

列甯仔細地研究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底經驗。這一經驗在馬、恩著作中特別明顯地闡明過。列甯會再三再四地閱讀過這些著作，在我們革命的每一新階段上反覆又反覆地來閱讀這些著作。大家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列甯有多麼巨大的影響。但重要的是來看看，列甯在估計我國革命每一階段上的當前情況和發展前途時，研究他們的著作得到了些什麼幫助並怎樣的幫助了他。這樣的調查研究作品還沒有寫就，而它是會極顯明地揭露出，世界革命運動的經驗如何幫助了列甯底預見才能。這樣的作品，是會給注意列甯工作方法和閱讀馬、恩著作方法以及列甯在估計我們鬥爭時從馬、恩著作中拿了些什麼來作指南的人們以豐富的知識。這樣的著作會指明，工業方面最先進國家工人階級底革命鬥爭經驗，對我國革命，對我國整個革命運動有多麼巨大的影響。這樣的作品會使人更好地來感覺：俄國革命、整個我們的鬥爭和建設，是世界無產階級鬥爭底一部份。這樣的作品會指明，列甯從無產階級國際鬥爭底經驗中拿來了些什麼，並且是怎樣拿來的，他又如何應用了這一經驗。這是要特別向列甯學習的。

列甯極熱情地研究了國際無產階級鬥爭底經驗。是再難想像一個比列甯更爲『反對博物館』的人的。博物館材料之靡雜無章常使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發生一種極苦惱的印象，十來分鐘後他就顯現出極爲疲勞的樣子。但有次參觀一個展覽會却使我牢記在心了。在巴黎一個歷史上以其革命鬥爭聞名的工人區域裏的兩間小屋內，組織了個關於一八四八年革命底展覽。這裏就可以看到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是帶着何等深刻的興趣目不轉睛地來注視其每一細節啊。在他看來這是活的鬥爭底一部份。當我來到我們的『革命博物館』時，那個聚精會神地來注視每一細節的依里奇

的英妻就呈現於我的眼前了。

應如何利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經驗，關於這點依里奇自己曾寫過多次。我記起了有次他發表的意見。考茨基關於俄國一九零五年革命寫了一本『俄國革命動力與前途』的小冊子。依里奇很喜歡這本小冊子。他叫趕快把它翻譯出來，他仔細修改後，就寫了一篇熱烈的序言，叫我設法使這本小冊子能很快地出版，並担任起全部的校對工作。我記得，我們那個巨大的公開印刷所，在三天內還不能排好這本小冊子的情形，只好三天三夜不出印刷所門一步的坐在那裏，一連幾點鐘的等着校對。依里奇真會以其熱忱來燃熾周圍的人們。當他敘述了那些因考茨基所著的小冊子所引起的全部思想，並寫好了序言以後，當這本小冊子還未出版之前，顯然，就只好拋棄一切旁的工作坐在印刷所裏。直到現在，二十多年後，在我的記憶中還很奇異地聯串得有：灰色封面，鉛字的模樣，以及在我們當時俄國技術上雜亂無章的痛苦中產生出來的小冊子之印刷上的錯誤，依里奇的熱烈言詞及其對於這一小冊子序言的結束語：『在結論中，關於「威信」的問題，須得來講幾句話。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站在激進派知識份子的那種平俗觀點上帶起似乎是革命的抽象態度，即認為「不需任何威信」的態度。』

『決不是。在世界各國為自己的完全解放而進行着艱苦頑強鬥爭的工人階級，是需要威信的，——不過，威信的意義當然只在於青年工人是需要那反對壓迫和剝削的老戰士底經驗，需要那進行許多罷工，參加多次革命，具有革命傳統和廣闊政治眼界之老戰士的經驗。無產階級全世界鬥爭底威信對各國無產者都是需要的。全世界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底威信，是我們爲了瞭解我黨綱領和策略所必需的。可是，這個威信與資產階級科學和警察政策之官場式的威信，當然是毫無任何共同之點的，這個威信是全世界社會主義軍隊的隊伍本身中多方面鬥爭底威信』（『列甯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二三〇至二三一頁）。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對『俄國革命動力和前途』一書的序言中寫到考茨基正確估計俄國革命說：『我們是站在完全新的局勢和新的任務之前，對這些新的局勢和新的任務一個舊的成規也不去採用，我們瞭解這點那就好了』。依里奇在其序言中決然反對對新局勢去運用舊成規。我們知道，考茨基在估計帝國主義戰爭和一九一七年革命，就是因為不會瞭解新局勢和新任務，而成了叛徒。

善於依據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經驗來研究新的局勢和新的任務，善於應用馬克思方法來分析新的具體局勢，這就是列寧主義底特點。

# 列甯是怎樣研究馬克思著作的

俄國的工人運動因我國工業落後，只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發展，當時在其他許多國家裏已廣泛地開展着工人階級底革命鬥爭，已有法國大革命底經驗，一八四八年革命底經驗，以及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國際工人運動的偉大革命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革命鬥爭的火燄中鍛鍊出來了。馬克思底學說指明了社會發展的方向，指明了資本主義社會崩潰底不可避免，及其必然為共產主義社會所替代，指明了新的社會形式發展底道路，即階級鬥爭底道路，社會主義革命底道路，闡明了無產階級在這個鬥爭中的作用及其勝利的必然性。

我們的工人運動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發展起來的，它不是盲目前進，而是有明顯的目的和道路的。

列甯在以馬克思主義底光芒來照耀俄國無產階級鬥爭道路的事業上作了極多的工作。馬克思逝世以來已五十年了，但馬克思主義仍繼續是我們黨的行動指南。列甯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底向前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底加深。

因此，來闡明列甯怎樣研究了馬克思著作這一問題當然有很大的興趣。

列甯很知道馬克思的著作，當他於一八九三年來到彼得堡時，他就以博覽馬、恩著作，而使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我們驚奇了。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當馬克思主義小組才開始組織時，人們所研究過的主要是「資本論」第

一卷。「資本論」一書雖不易覓得，但終究還能找得到。至於馬克思的其他著作，情形却就完全不同了。大多數的組員連『共產黨宣言』也沒有讀過。例如，我自己是在一八九八年放逐期間，才第一次讀到了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

馬、恩的著作是嚴格禁止的。只須指出，一八九七年，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爲『新言論』雜誌★寫作的那篇標題爲『論對於經濟浪漫主義的批評』一文中，爲了不給該雜誌討麻煩，竟不得不拒絕使用『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等字，而使用譬喻來論列馬克思，這就足以證明了。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知道，並努力搜獲馬克思、恩格斯底德文版和法文版著作中所能得到的一切作品。列甯的姊姊安娜講過列甯同他的妹妹河里加共同閱讀法文版『哲學底貧困』這一著作的情形。他所唸的大部分是德文版。他把馬、恩著作中最重要、他認爲最有興趣的地方，都給自己譯成了俄文。

在一八九四年祕密出版的列甯底第一部巨著『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書中，曾從『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評』、『哲學底貧困』、『德國思想體系』、馬克思於一八四三年寫給盧格的信、恩格斯底『反杜林』及『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起源』等著作中援引了論證。

『人民之友』這一著作，大大地擴張了當時得很少知道馬克思著作之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底馬克思主義的眼界，並按新的方式闡明了許多問題，且大受讀者的歡迎。

在列甯下一部著作，即『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所著一書內受到的批評』

★『新言論』雜誌，從一八九七年四月出版的那期起，就落到了『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克魯普斯卡婭註。

中，我們就已看到引證『拿破崙弟三政變記』，『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評』，以及『資本論』卷一、卷三等著作了。

後\*僑居國外的生活，使列甯有可能來認識馬、恩的全部著作，並加以研究。

列甯於一九一四年格魯蘭納特『百科辭典』寫的馬克思傳，是再好不過地說明了依里奇精通馬克思著作的情形。

列甯閱讀馬克思著作時，所經常記錄下來的無數摘錄，也說明這點。在馬、恩、列學院中保存有他從馬克思著作中摘錄下來的很多筆記。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會在自己工作中利用這些摘錄，反覆地閱讀過並寫了自己的評語。可是列甯不僅知道馬克思而且還深刻地思索了他的全部學說。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一九二〇年蘇俄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曾向青年們說，要善於『把所有一切人類知識搜為己有，並且在採取這些知識時須要做到使你所得到的共產主義不會是什麼熟讀死記得來的東西，而是你們自己所深思過的和從現代學問眼光看來是必然的結論』（『列甯全集』，俄文版，第三十卷，第四〇八頁）。『如果一個共產主義者想依據他所學得的現成結論來以共產主義自誇，而不去作最嚴重的、最困難的和巨大的工作，不去分解他所必須用批評精神看待的實際，那末，這樣的共產主義者就是很可悲的』（『列甯全集』，俄文版，第三十卷，第四〇七頁）。

列甯不僅研究馬克思所寫的一切著作，而且還研究資產階級營壘中他的敵人關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所寫的一切著作。他在與這些敵人論戰中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原理。

他在其第一部巨著，『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對『俄國財富』★那些反對馬克思主義者論文的回答）一書中，曾把馬克思底觀點來與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克里元科，尤沙可夫）底觀點相對立。



列甯在其所著『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及其在司徒盧威先生所著一書內受到的批評』一文中指出了，司徒盧威觀點與馬克思觀點間的根本區別究竟何在。

他研究土地問題時，曾寫出了「土地問題和馬克思底『批評者』」這一著作（『列甯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一七五頁）。那裏，他把馬克思底觀點去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達維德，格爾茨，以及俄國批評家——切爾諾夫，布爾加可夫等人底小資產階級觀點對立起來。法國有一句成語說：「*Du choc des opinions jaillit la verite*」（真理是從各種意見的衝突中得來的）。依里奇很愛引用這句成語。依里奇經常把對工人運動基本問題上的各階級觀點揭露出來和對立起來。

列甯把各種不同觀點拿來對立比較的方法是很有意思的。

『列甯文存』卷十九，就是說明這點的，該卷曾將列甯於一九一七年前時期中，對土地問題所作的摘錄，概要，報告大綱等材料都收進去了。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把『批評家』底意見仔細地作成了概要，選擇和摘錄其中一切最顯明、最特出的地方，並將馬克思底言論與之對立起來。他仔細分析『批評家』底言論，特別着重指出那些最關重要和最迫切的問題，並力圖揭露其階級實質。

列甯常常故意地來強調某個問題。他認為，聲調並不是最重要的事；聲調上是可以說得很粗暴又可以說得很嚴峻，只是要說出問題的實質。他在其所著『左爾格書信集序言』中引證梅林格底話時寫道：『……梅林格在他的『左爾格書信集』中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懂得『客氣』，這是

★『俄國財富』是一種月刊，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轉到了民粹派手裏，並成爲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鬥爭的主要刊物。——克魯普斯卡婭註。